

贾平凹 著

本卷题自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第五回，曰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先生书信往来、应酬对答之作皆录于此，谓之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。凡九十篇，自成一卷。



人情练达即文章

贾平凹散文

【卷五】·文牍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人情练达即文章

贾平凹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情练达即文章:文牍篇/贾平凹著. —南昌:江西
教育出版社,2011.11
(贾平凹散文:5)
ISBN 978-7-5392-6208-6

I. ①人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9122 号

人情练达即文章——贾平凹散文【卷五】·文牍

RENQING LIANDA JIWENZHANG——JIAPINGWA
SANWEN[JUANWU]·WENDU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330008)

新华书店经销

深圳市恒特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本 24.50 印张

ISBN 978-7-5392-6208-6 定价:45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

电话:0791-86710427(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)

赣版权登字-02-2011-401

目 录

- 001 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
004 相思
——献给我的好友丁××
- 007 生活一种
——答友人书
- 009 哭三毛
- 012 再哭三毛（附：三毛致贾平凹的信）
- 017 寄语读者
- 019 戏问
——一次讨论会发言
- 022 《美文》发刊词
- 025 惜时
——致青年朋友
- 026 书信十一篇
- 031 大散文理论的提出及办《美文》三年
——在《美文》编辑部会上的讲话
- 034 《美文》四年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
- 036 关于《丑石》的通信（附：刘路给贾平凹的信）
- 040 学习心得记
——与友人的信
- 044 关于《九叶树》的通信
- 047 我们祝我们成功
——陕西青年文学创作会闭幕辞
- 048 一封荒唐信
- 052 浅谈儿童文学中散文的写作
——在儿童文学创作讲习班上的讲稿
- 056 答《文学家》编辑部问
- 073 致友人
- 074 花好月圆
——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而作
- 076 时代呼唤大境界的作品
——致北村同志

- 078 瞎摸索与新局面
——关于散文创作的通信
(附：范培松给贾平凹的信)
- 082 在一次研讨会的发言
- 083 关于散文的通信(附：朱鸿给贾平凹的信)
- 087 致李琰
- 089 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
- 099 五十寿宴上的讲话
- 101 关于语言
——在苏州大学“小说家讲坛”上的讲演
- 108 上帝的微笑
- 109 读稿人语
- 111 在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“红楼梦奖”上的受奖辞
- 113 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
- 115 读《睡狮》
——给孔捷生大兄
- 117 答郜问
- 119 地域文化与创作：继承和创新
——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谈话
- 136 在热爱的写作中不顾一切
——第四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获奖演说
- 139 中国散文九个问题
——在北大图书馆的演讲
- 143 是文学让我们再聚扬州
——第六届美文大赛决赛致辞
- 145 四月二十七日寄友人书
- 149 想把小说写得更纯粹
- 158 要控制好节奏
——致友人信
- 160 有感于给编辑发奖
——陕西省人民政府首届“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”颁奖大会发言摘要
- 162 《土门》与《土门》之外
——关于贾平凹《土门》的对话
- 179 关于《高兴》
- 180 关于《秦腔》和乡土文学的对话
- 188 第七届“茅盾文学奖”获奖感言
- 189 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
- 201 开创文学创作的新局面
——陕西省作协主席致辞
- 205 权力、政治及皇室
- 211 十七年后
——给《美文》编辑们的一封信
- 213 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
- 214 文学是光明磊落的隐私
——贾平凹访谈录
- 222 文化·哮喘
- 235 我想说的话
- 237 我要说的
- 239 写出底层生存状态下人的本质
- 247 悼巴金
- 249 怀念路遥
- 251 任其发展
- 252 节奏
- 253 三月问答
- 259 推荐马河声
- 263 我所认识的任思谕

- 265 陕西作家吴克敬
- 266 闲谈《高老庄》
- 269 关于散文的日记
- 274 新时期散文创作
- 281 说《天狗》
- 283 关于《冰炭》
- 285 观察
——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二
- 288 我的小传
- 289 答陈泽顺先生问
- 297 有着责任活着
- 298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
写作
- 316 自传
——在乡间的十九年
- 322 性格心理调查
- 325 高山仰止
- 326 对于长篇小说的随想
——一次会上的发言
- 328 与王愚谈《浮躁》
- 345 杂感
- 347 农村民俗民情正在消失
- 356 为了崇高而美丽的事业
——贾平凹创作二十周年祝贺
酒会答谢词
- 358 我是球迷
——答《各界导报》记者关于
在西安看足球的提问
- 360 在休闲山庄说话
- 362 给尚×的信
——关于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
的前后
- 369 关于文学的语言
——在建大人文学院的讲课稿
- 375 沈从文的文学
——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文
系的讲课稿
- 384 在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开馆仪式
上的讲话
- 385 在《秦腔》首发式上的讲话



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

七月十七日，是你十八岁生日，去旧迎新，咱们家又有一个大人了。贾家在乡里是大户，父辈那代兄弟四人，传到咱们这代，兄弟十个，姊妹七个；我是男儿老八，你是女儿最小。分家后，众兄众姐都英英武武有用于社会，只是可怜了咱俩。我那时体单力孱，面又丑陋，十三岁看去老气犹如二十，村人笑为痴傻。你又三岁不能言语，哇哇只会啼哭。父母年纪已老，恨无人接力，常怨咱们这一门人丁不达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羞于在人前走动，背着你在角落玩耍；有话无人诉说，言于你你又不能回答，就喜欢起书来。书中的人对我最好，每每读到欢心处，我就在地上翻着跟斗，你就乐得直叫；读到伤心处，我便哭了，你见我哭了，也便趴在我身上哭。但是，更多的是在沙地上，我筑好一个沙城让你玩，自个躺在一边读书，结果总是让你尿湿在裤子上。你又是哭，我不知如何哄你，就给你念书听，你竟不哭了。我感激地抱住你，说：“我小妹也是爱书人啊！”东村的二旦家，其父是老先生，家有好多藏书，我背着你去借，人家不肯，说要帮着推磨子。我便将你放在磨盘顶上，教你拨着磨眼，我就抱着磨棍推起磨盘转，一个上午，给人家磨了三升包谷，借了三本书，我乐得去亲你，把你的脸蛋都咬出了一个红牙印儿。你还记得那本《红楼梦》吗？那是你到了四岁，刚刚学会说话，咱们到县城姨家去，我发现柜里有一本书，就蹲在那里看起来，虽然并不全懂，但觉得很有味道。天快黑了，书只看了五分之一，要回去，我就偷偷将书藏在怀里。三天后，姨家人来找，说我是贼，我不服，两厢骂起来，被娘打过一个耳光，我哭了，你也哭了，娘也抱住咱们哭。你那时说：“哥哥，我

长大了，一定给你买书！”小妹，你那一句话，给了兄多大安慰，如今我一坐在书房，看着满架书籍，我就记想那时的可怜了。

咱们可不是书香门第，家里一直不曾富绰。即使现在，父母和你还在乡下，地分了，粮是不短缺了，钱却有出没人。兄虽每月寄点，也只能顾住油盐酱醋，比不得会做生意的人家。但是，穷不是咱们的错，书却会使咱们位低而人品不微，贫困而志向不贱。这个社会，天下在振兴，民族在发奋，咱们不企图做官，以仕途之路作功于国家，但作为凡人百姓，咱们却只有读书习文才能有益于社会啊。你也立志写作，兄很高兴，你就要把书看重，什么都不要眼红，眼红读书，什么朋友都可抛弃，但书之友不能一日不交。贫困倒是当作家的准备条件，书是嫉富，人富则思惰。你目下处境正好逼你静心地读书，深知书中的精义。这道理人往往不信，走过来方才醒悟，小妹可将我的话记住，免得以后“悔之不及”。

兄在外已经十年，自不敢忘了读书，所作一二篇文章，尽属肤浅习作，愈使读书不已。过了二月二十一日，已到了而立之年，方更知立身难，立德难，立文难。夜读《西游记》，悟出“取经唯诚，伏怪以力”，不觉怀有感激，临风叹息。兄在你这般年纪，读书目过能记，每每是借来之书，读得也十分注重。而今桌上、几上、案上、床上满是书籍，却常常读过十不能记下四五，这全是年龄所致也。我至今只有以抄写辅助强记，但你一定要珍惜现在年纪，多多读书啊！

既有条件，读书万万不能狭窄。文学书要读，政治书要读，哲学、历史、美学、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建筑、美术、乐理……凡能找到的书，都要读读。若读书面窄，借鉴就不多，思路就不广，触一而不能通三。但是切切又不要忘了精读，真正的本事掌握，全在于精读。世上好书，浩如烟海，一生不可能读完，且又有的书虽好，但不能全为之喜爱，如我一生不喜食肉，但肉却确实是世上好东西。你若喜欢上一本书了，不妨多读：第一遍可囫囵吞枣读，这叫享受；第二遍就静心坐下来读，这叫吟味；第三遍便要一句一句想着读，这叫深究。三遍读过，放上几天，再去读读，常又会有再新再悟的地方。你真真正正爱上这本书了，就在一个时期多找些这位作家的书来读，读

他的长篇，读他的中篇，读他的短篇，或者散文，或者诗歌，或者理论，再读外人对他的评论，所写的传记。也可再读读和他同期作家的一些作品。这样，你知道他的文了，更知道他的人了，明白当时是什么社会，如何的文坛，他的经历、性格、人品、爱好等等是怎样促使他的风格的形成。大凡世上，一个作家都有自己一套写法，都是有迹而可觅寻，当然有的天分太高了，便不是一时一阵便可理得清的。兄读中国的庄子、太白、东坡诗文，读外国的泰戈尔、川端康成、海明威之文，便至于起灭转接之间不可测识。说来，还是兄读书太少，觉悟浅薄啊！如此这番读过，你就不要理他了，将他丢开，重新进攻另一个大家。文学是在突破中前进，你要时时注意，前人走到了什么地方，同辈人走到了什么地方？任何一个大家，你只能继承，不能重复，你要在读他的作品时，就将他拉到你的脚下来读。这不是狂妄，这正是知其长，晓其短，师精神而弃皮毛啊。虚无主义可笑，但全然跪倒来读，他可以使你得益，也可能使你受损，永远在他的屁股后了。这你要好好记住。

在家时，逢小妹生日，兄总为你梳那一双细辫，亲手要为你剥娘煮熟的鸡蛋。一走十年，竟总是忘了你生日的具体时间，这你是该骂我的了。今年一入夏，我便时时提醒自己，要到时一定祝贺你成人。邻居妇人要我送你一笔大钱，说我写书，稿费易如就地俯拾。我反驳，又说我“肥猪也哼哼”。咳，邻人只知是钱！人活着不能没钱，但只要有一碗饭吃，钱又算个什么呢？如今稿费低贱，家岂是以稿费发得？读书要读精品，写书要立之于身，功于天下，哪里是邻居妇人之见啊！这么多年，兄并不敢奢侈，只是简朴，唯恐忘了往昔困顿，也是不忘了往昔，方将所得数钱尽买了书籍。所以，小妹生日，兄什么也不送，仅买一套名著十册给你寄来，乞妹快活。

1983年7月初写于静虚村

相 思

——献给我的好友丁××

一个盒子，是原竹做成的，竹节的部分截下来，打磨，雕琢，玲珑剔透得万般可爱了，上边装一块活动的玻璃，这便是你的珍藏了。下了班，或者吃着饭，或者要睡觉去，这盒子就放在你的手心，你屏住气，专注地凝视，高度的近视使你不得不贴得盒子那么近，以致口鼻的热气在玻璃上哈出一层水珠。盒子里边是一只蟋蟀，长长的腿，细细的触须，但比蟋蟀小多了，小到了五倍，十倍；浑身金黄，像是一片跃动的金砾。于是，你不自觉地就哼起评弹调来，在这漠漠的戈壁滩上，空气的流通是没有任何阻碍的，评弹调就游丝一般的，铮铮飘远。

唉，你是个粗糙的人，那额角，那鼻头，那方方的下巴壳子，使人想象着本不是长出的，是用斧子砍出来的，除了两个眼镜片子，你身上还有闪亮的物什吗？头发总是乱的，胡子被剪刀铰得七长八短，你应该是一个放形骸外的角色，竟偏偏玩这种玩意儿？！

你说，这是黄蛉，是你从老家带来的。

这使人多么不理解！你的老家在苏州。苏州，是何等样一个美妙的地方啊，你生在那里，长到十九岁，大学毕业后就到大西北来了。大西北是寸草不生的玄武岩山，是有孤烟直长的大沙漠，你是学地质的，帆布做成的偌大的地质挎包在肩上，你已经奔波了二十年。二十年的帐篷，在山海沙海里，犹如一叶小舟，冷月弯弯地照着，苏州城外的寒山寺的钟声，是能“夜半到客船”吗？妻子，那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在望着你，相思的网撒满了脸面，她在打捞着远去的一颗爱

的心。你每年回去一次，每一次在门前植一丛慈竹，但是，你又走了，留给她的是一丛一丛竹叶的“个”字。孩子已经六岁了，他的记忆里，你只是一个照片上的平面人，他在你植的竹园里喊着“爸爸”，你不能回答，你的竹园里却生殖了无穷无尽的黄蛉，它们在鸣叫着，“嚶嚶嚶”的，那是你的神经，是你的精灵，是你的乡思乡音。所以，她捉住一只，装在这精巧的盒子里，在你再一次回去的时候，送给了你吗？

你拥抱着你的妻子，吻着你的儿子，求他们宽恕你，但你还是又一次走了，你说：“祖国需要金子，大西北的沙漠里是有金子的，等十个金矿找到，我就回来了！”

一个竹子做成的盒子，一个盒子里装着的黄蛉，便和你从苏州出发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你们一起生活在了大西北。

你或许冷了不知道添衣，热了不知道减衣，但你却明明白白提醒自己：黄蛉的生存是要有一定的温度的。冬天里，大家坐在钻机下休息，都点着烟吸，你不会吸烟，就从怀里掏出黄蛉来看。这黄蛉盒子你不装在贴身的衬衣兜里，你担心体温会热坏它，你又不肯装在大衣的外兜，害怕风寒冻坏，你花费了三个钟头，拙手拙脚地在大衣内侧大针脚缝一个小口袋。夜里，一盏孤灯伴着你，你画着图纸，鉴定着矿石，你常常把吃饭忘掉了，当炊事员送来晚饭，你总是疑惑地说：“我还没吃饭吗？”但你忘不了给黄蛉喂食，它只吃苹果，每次只消切豆粒大一点放在里边，这苹果却同你的仪器、书籍一样重要，你是专意让人从内地代买来的。

现在，七斗星已经斜了，银河里风平浪静，你要睡下了，你便要将黄蛉盒子轻轻放在枕头底下。并不是枕头底下，你怕枕头的重量压了它。往被窝里放，又怕被窝热气烫了它。你用枕巾盖住，放在你的脖子下。这是你最惬意的时候，万籁俱静，你听见了黄蛉的“嚶嚶嚶”声，那是世界上最微弱的声音，也是最清脆的音乐，是金石之响，是心律之韵。你于是就入了梦里。

啊，你是梦见了你的妻子吗？梦见了你的儿子吗？在这么深的夜里，月光静泻，风儿没有起，狗儿没有咬，你的妻子打着灯笼正站在

竹园边上，你的儿子，蹑手蹑脚进了竹园，竹叶上的露珠滑下来，落在他的头上，他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，像一个幽灵，往竹丛里走。立即，无数的黑点溅满了他的全身，他快活地大叫，你的妻子就跑来，用一只玻璃杯子，对着那白衣上的黑点一罩，黑点便弹进去，一只黄蛉就捉在儿子手中拎着的土瓷罐里了。

他们捉了好多好多的黄蛉，母子围着土瓷罐，就听着哪“嚶嚶”的生命之歌。

妻子说：“这歌子是唱给你爸爸的，这歌子在召唤着你的爸爸。”

于是，在你的脖子下，在你的耳膜下，“嚶嚶”的声音叫得更响了，更清了，你听见了这爱情的召唤，这家庭的召唤。

第二天早上，你爬起来，背起帆布做成的偌大的地质包，你又去找金子了，你依稀还记得夜里的梦，说：“是的，我是要回去的，要回去就得加紧我的工作！”

写于1984年2月21日早

生活一种

——答友人书

院再小也要栽柳，柳必垂。晓起推窗如见仙人曳裙侍立，月升中天，又是仙人临镜梳发；蓬屋常伴仙人，不以门前未留小车辙印而憾。能明灭萤火，能观风行。三月生绒花，数朵过墙头，好静收过路女儿争捉之笑。

吃酒只备小盅，小盅浅醉，能推开人事、生计、狗咬、索账之恼。能行乐，吟东坡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”，以残墙补远山，以水盆盛太阳，敲之熟铜声。能嘿嘿笑，笑到无声时已袒胸睡卧柳下，小儿知趣，待半小时后以唾液蘸其双乳，凉透心臆即醒，自不误了上班。

出游踏无名山水，省却门票，不看人亦不被人看。脚往哪儿，路往哪儿，喜瞧巉岩勾心斗角，倾听风前鸟叫声硬。云在山头，登上山头云却更远了，遂吸清新空气，意尽而归。归来自有文章作，不会与他人同，既可再次意游，又可赚几个稿费，补回那一双龙须草鞋钱。

读闲杂书，不必规矩，坐也可，站也可，卧也可。偶向墙根，水蚀斑驳，瞥一点而逮形象，即与书中人、物合，愈看愈肖。或听室外黄鹂，莺莺恰恰能辨鸟语。

与人交，淡，淡至无味，而观知极味人。可邀来者游华山“朽朽桥头”，敢亡命过之将“××到此一游”书于桥那边崖上者，不可近交。不爱惜自己性命焉能爱人？可暗示一女子寄求爱信，立即复函意欲去偷鸡摸狗者不交。接信不复冷若冰霜者亦不交，心没同情岂有真心？门前冷落，恰好，能植竹看风行，能养菊赏瘦，能识雀爪文。七

月长夏睡翻身觉，醒来能知“知了”声了之时。

养生不养猫，猫狐媚。不养蚰蚰，蚰蚰斗殴残忍。可养蜘蛛，清晨见一丝斜挂檐前不必挑，明日便有纵横交错，复明日则网精美如妇人发罩。出门望天，天有经纬而自检行为，朝露落雨后出日，银珠满缀，齐放光芒，一个太阳生无数太阳。墙角有旧网亦不必扫，让灰尘蒙落，日久绳粗，如老树盘根，可作立体壁画，读传统，读现代，常读常新。

要日记，就记梦。梦醒夜半，不可睁目，慢慢坐起回忆静伏入睡，梦复续之。梦如前世生活，或行善，或凶杀，或作乐，或受苦，记其迹体验心境以察现实，以我观我而我自知，自知乃于嚣烦尘世则自立。

出门挂锁，锁宜旧，旧锁能避蠹贼破损门，屋中箱柜可在锁孔插上钥匙，贼来能保全箱柜完好。

哭三毛

三毛死了。我与三毛并不相识，但在将要相识的时候三毛死了。三毛托人带来口信嘱我寄几本我的新书给他，我刚刚将书寄去的时候，三毛死了。我邀请她来西安，陪她随心所欲地在黄土地上逛逛，信函她还未收到，三毛死了。三毛的死，对我是太突然了，我想三毛对于她的死也一定是突然，但是，就这么突然地三毛死了，死了。

人活着是多么的不容易，人死灯灭却这样快捷吗？

三毛不是美女，一个高挑着身子，披着长发，携了书和笔漫游世界的形象，年轻的坚强而又孤独的三毛对于大陆年轻人的魅力，任何局外人作任何想象来估价都是不过分的。许多年里，到处逢人说三毛，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，艺术靠征服而存在，我企羨着三毛这位真正的作家。夜半的孤灯下，我常常翻开她的书，瞧着那一张似乎很苦的脸，作想她毕竟是海峡那边的女子，远在天边，我是无缘等待得到相识面谈的。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1990年12月15日，我从乡下返回西安的当天，蓦然发现了《陕西日报》上署名孙聪先生的一篇《三毛谈陕西》的文章。三毛竟然来过陕西？我却一点不知道！将那文章读下去，文章的后半部分几乎全写到了我，三毛说：“我特别喜欢读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。”她还专门告诉我：“普通话念凹为（āo），但我听北方人都念凹（wā），这样亲切，所以我一直也念凹（wā）。”她告诉我，“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天狗》，一本是《浮躁》，我看第一遍时就非常喜欢，连看了三遍，每个标点我都研究，太有意思了，他用词很怪可很有味，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。眼睛都要看瞎了。他写的商州人很好。这两本书都快看烂了。你转告他，

他的作品深沉，我非常喜欢。今后有新书就寄我一本。我很崇拜他，他是当代最好的作家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他的书写得很好，看许多书都没像看他的书这样连看几遍，有空就看。有时我就看平凹的照片，研究他，他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……大陆除了平凹的作品外，还爱读张贤亮和钟阿城的作品……”读罢这篇文章，我并不敢以三毛的评价而洋洋得意，但对于她一个台湾人，对于她一个声名远震的作家，我感受着她的真诚直率和坦荡，为能得到她的理解而高兴。也就在第二天，孙聪先生打问到了我的住址赶来，我才知道他是省电台的记者，于1990年的10月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开会，偶然在那里见到了三毛，这篇文章就是那次见面的谈话记录。孙聪先生详细地给我说了三毛让他带给我的话，说三毛到西安时很想找我，但又没有找，认为“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很有意思，隔着山去看，他更有神秘感，如果见了面就没意思了，但我一定要拜访他”。说是明年或者后年，她要以私人名义来西安，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借一辆旧自行车，陪她到商州走动。又说她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我的别的作品，但没寻到，希望我寄她几本，她一定将书钱邮来，并开玩笑地对孙聪说：“我去找平凹，她的太太不会吃醋吧？会烧菜吗？”还送我一张名片，上边用钢笔写了“平凹先生，您的忠实读者三毛”。于是，送走了孙聪，我便包扎了四本书去邮局，且复了信，说盼望她明年来西安，只要她肯冒险，不怕苦，不怕狼，能吃下粗饭，敢不卫生，我们就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，吃地方小吃，看地方戏曲，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，了解社会最基层的人事。这书和信是12月16日寄走的。我等待着三毛的回音，等了二十天，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：三毛在两天前自杀身亡了。

三毛死了，死于自杀。她为什么自杀？是她完全理解了人生，是她完成了她活着要贡献的那一份艺术，是太孤独，还是别的原因，我无法了解。作为一个热爱着她的读者，我无限悲痛。我遗憾的是我们刚刚要结识，她竟死了，我们之间相识的缘分只能是在这一种神秘的境界中吗？

三毛死了，消息见报的当天下午，我收到了许多人给我的电话，

第一句都是：“你知道吗？三毛死了！”接着就沉默不语，然后差不多都要说：“她是你的一位知音，她死了……”这些人都是看到了《陕西日报》上的那篇文章而向我打电话的。以后的这些天，但凡见到熟人，都这么给我说三毛，似乎三毛真成了我的什么亲戚关系而来安慰我。我真诚地感谢着这些热爱三毛的读者，我为他们来向我表达对三毛死的痛惜感到荣幸，但我，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时就发呆，内心一片悲哀。我并没有见过三毛，几个晚上都似乎梦见到一个高高的披着长发的女人，醒来思忆着梦的境界，不禁就想到了那一幅《洛神图》古画。但有时硬是不相信三毛会死，或许一切都是讹传，说不定某一日三毛真的就再来到了西安。可是，可是，所有的报纸、广播都在报道三毛死了，在街上走，随时可听见有人在议论三毛的死，是的，她是真死了。我只好对着报纸上的消息思念这位天才的作家，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上天列入仙班。

三毛是死了，不死的是她的书，是她的魅力。她以她作品和她的人生创造着一个强刺激的三毛，强刺激的三毛的自杀更丰富着一个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作家。

1991年1月7日